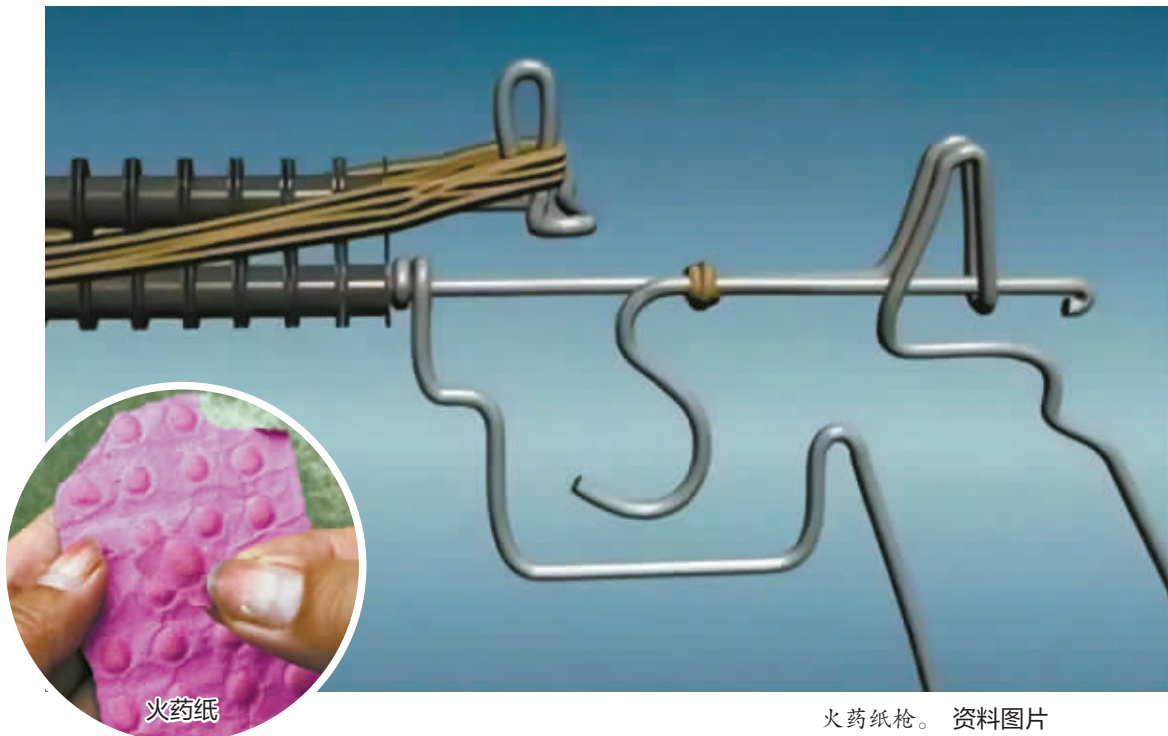


年味记忆里的

□励开刚

“火药枪”



火药纸枪。 资料图片

俗话说：“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春节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是头等大事，对孩子们更是满载着期待的狂欢——寒假的到来意味着可以彻底释放天性，尽情享受无忧无虑的时光。而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，过年承载着更深沉的感情记忆：穿新衣服的雀跃、美食的诱惑、自制玩具的魅力，当然还有那几元压岁钱的郑重喜悦。那个年代的男孩子也肯定知道“火药纸”与“火药枪”，即使没有亲手做过，但也一定玩过、见过那些属于男孩子们的玩具。

所谓的火药纸，书面话叫发令纸，就是那种以前开运动会时，在发令枪里要用到的那种用氯酸钾、雄黄、薄纸等材料制成、撞击后会产生响声的特种纸张。单粒的我们叫火药子，它的形状是一粒圆形的薄片，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，整张排列的就叫火药纸。如今已难觅踪迹，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可是梦寐以求的好东西，平时玩得不多，唯有在春节前后那段时间买得特别多。而货源多半来自走街串巷的“鸡毛兑糖”商贩。没有零化钱，就拿来家里的鸡鹅毛或平时捡来的废铁、塑料换，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“交易智慧”。记得我们村周边的小伙伴都到一个叫“山宝度胡”的小商贩那里去买，他长年做鸡毛兑糖生意，夏天也会挑着棒冰箱卖棒冰。那时候，买一张火药纸要几角钱，囊中羞涩的小伙伴带着几分钱，他也按粒数卖给我们。接过火药纸时的兴奋与雀跃，至今想来仍觉得真切。

买到火药纸，就到了动手制作“火药枪”的欢乐时光。我们上学那会儿，几乎每个男同学都亲手打造过各式的“火药枪”，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“木头手枪”。先找来一块厚实的木板，用铅笔勾勒出手枪的轮廓，再用木锯或钢锯条小心翼翼地锯出雏形，最后反复打磨修整。那时，每年村里都要搞民兵训练，有

实枪射击的课目，当时管理也不怎么严格，射击训练后的子弹壳有些都没上缴，这可是制作枪身的宝贝。我们向同村的民兵连长讨来弹壳，在尾部凿出一个能填一、二粒火药子的凹槽，将其固定在木头枪的前端，再取大号的铁钉磨掉尖头做成撞针，扳机处绑上橡皮筋提供弹力，一把威风凛凛的仿真手枪便大功告成了。玩耍时，在弹壳后面填上火药子，推上撞针，扣动扳机的瞬间，“啪”的一声脆响伴随着硝烟味，恍惚间真有了电影里英雄持枪射击的豪迈感。

还有一种制作简易的“火药纸枪”同样风靡一时。用手拉车支撑车胎的钢丝，拗成手枪的形状，钢丝顶端的帽头刚好可以填进几粒火药子，再绑上橡皮筋作动力。手指一扣钢丝扳机，“啪”的声响便破空而出，就算是填上火柴头也能打响。

更简单有趣的，是一种用村里轧米厂轧米机的零件做成的“甩炮”，这种零件我们俗称“撒子”。它呈条状，两头有孔，两侧有两条凹槽，刚好能装上两条连接撞针的支架。在有孔的一头填上火药子，另一头插三根鸡毛或鹅毛，往上一抛，落在地上就会发出的类似鞭炮响声。还可以把这种“甩炮”绑在小竹竿下端，竹竿往地上猛蹬，鞭炮声就出来。

以前农村养狗的人家比较多，总有几条恶狗会追着我们狂吠、追咬。我们就用这种“甩炮”来对付这样的恶狗。我们先故意引恶狗出来，当它迫近我们时，这个多装了几粒火药子的“甩炮”往地上一蹬，“啪”的一声巨响，把恶狗吓得拼命逃回家中“呜呜”地叫。经过这一回，它以后见到我们就老实了很多，再也不敢乱叫了。

这些“玩具”都离不开火药纸的功劳。

那些年的春节，村庄里此起彼伏的“枪声”，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独有的年味交响曲。

忆冬日

□吴大明

捕鱼盛事

童年时，总在岁末盼一场盛大的“扞鱼”——村里延请公社捕捞队，在纵横交错的河汊间撒网捕鱼，而后分赠年鱼，肥硕的鲢鱼与壮实的胖头鱼每户各分一条。这场冬日渔事，不仅是岁末的丰收仪式，更是承载着乡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捕鱼那日，冬阳格外温煦，如碎金般在河面跳跃，将粼粼波光织成会流动的锦缎。全村老少齐聚岸边，脸上满是藏不住的笑意。我们这些放了寒假的孩子，像归林的雀鸟，早早在河岸挤作一团。待捕捞队的两条大木船伴着一小划船缓缓驶来，桨橹摇碎的不仅是水波，更是时光静默的封印。

大船上，十余名戴乌毡帽的汉子神情坚毅，粗糙有力的双手布满老茧，每道裂痕都是与湖水对话的印记，诉说着与渔业相伴的漫长时光。一条船上，墨绿色尼龙细绳编织的大网堆得老高，透着沉甸甸的期待；另一条船上，备着几个圆锥形的鱼网兜——上端口径约莫50厘米，下端封闭，后接结实的长竹竿，还有带竿的铁钩、木勺与数根粗竹竿，皆是捕鱼的趁手利器。

大船徐徐前行，渔民们默契配合，沿船舷缓缓撒下大网，小划船紧随其后巡视接应。不多时，大网尽数沉底，塑料浮球串成银色项圈环绕河面，标记着水下的捕捞范围。渔民们换上皮衣皮裤，做好万全准备。两名壮汉纵身跃入冰冷的河水，牢牢踩住大网两侧的底部，防止鱼儿从网底溜走。

收网的号子骤然响起，“嗨哟——嗨哟——”的号子声穿透冬日的宁静，两侧各五六名渔民齐心协力往岸上拉网，场面蔚为壮观。若听到“拉不动了”的呼喊，小划船上的渔民便迅速寻到挂网之处，用带竿的铁钩灵巧处置。随着大网缓缓收拢，水面骤然热闹起来——银白的鲢鱼接二连三凌空跃起，尾鳍划出晶亮的抛物线，宛如一场灵动的水上芭蕾。网围渐小，大船纷纷围拢，渔民们用粗竹竿撑起渔网四周，将鱼儿严严实实地圈在中央：有的在阳光下欢腾跳跃，鳞片“啪嗒啪嗒”闪着光，似在跳一曲欢快的踢踏舞；有的在网内急速游动，甩动尾巴激起细碎水花，像是为渔民的辛劳献上赞歌；还有的胖乎乎的腮帮子一鼓一吸，吐着串串气泡，宛若演奏着轻快的乐章。

渔民们手持网兜，将活蹦乱跳的鲜鱼一兜兜舀进船舱，不时舀入河水保持鲜活。鲢鱼与胖头鱼个个肥硕饱满，银光闪烁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片刻之间，木船便载满了渔获，两名渔民摇着船，满带着丰收的喜悦驶向村口晒谷场，其余人则有条不紊地收网返程。空气中，泥土的芬芳与淡淡的鱼腥味交织，裹着冬日里热气腾腾的烟火气，构成一幅独属于江南水乡的丰收画卷。

这场年复一年的冬日仪式，不仅是“年年有余”最具象的诠释，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。喧闹的号子、跃动的锦鳞、鲜香的鱼味，早已深深镌刻在记忆深处。时光荏苒，河汊依旧，只是当年的捕鱼盛景如今再难重现，那份藏在冬日扞鱼里的旧岁温情，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故乡念想，唯有在回忆中，重温那份纯粹的喜悦与安宁。